

這是張楚第一次來到香港，但卻是第一次參加香港書展。「我在邊上徘徊了一會，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很多。我去過北京書展、上海書展，人也很多，但是沒有香港這麼多。我去過兩次法蘭克福書展，看到一個歐洲作家簽售，那個隊伍能排出去有三四百米，每個人很安靜地排隊，人山人海。」講座現場座無虛席，不僅有香港讀者，亦有內地讀者。不少讀者表示一開始並不了解《雲落》的故事，而在講座的尾聲，不少讀者表示想看這本書，並紛紛購買後排隊等待簽書。

問及想要創作長篇小說的契機，張楚表示，「我之前工作很忙，基本都是寫短篇，感覺不盡興，所以寫中篇。短篇和中篇還是有區別的，中篇需要一個非常結實的故事。我發現在寫中篇的時候，我總是不想把它結束，感覺還有很多故事要繼續，人物好像還沒有完成他的使命。但按照中篇的比例來講，應該要結

束了，所以我想是不是應該寫一個長篇了。」《雲落》是張楚的首部長篇小說，全書約40萬字。張楚回憶道：「我大概2010年就開始做提綱和人物傳記，2016年開始寫。各種案頭工作就用了一年半的時間。我還一直在研究長篇小說的結構，我又把福克納的長篇都重新讀了一遍，研究了它的結構。但是後來發現，你感覺只是你想像中，以為會從大師身上學到一些技術方面的東西，其實寫作的時候還是很容易以自己的想法來建構作品。」

對張楚而言，長篇小說創作最困難的地方在於如何讓人物之間的關係合理。「長篇小說裏會出現很多人，他們之間的關係需要符合情理、符合邏輯。這個邏輯，一個是生活邏輯，還有一個是自身內部的邏輯。另外，結構要合理，而且這個結構必須符合你想說的這個故事，才可能讓小說顯得更自然。」

在創作過程中，張楚將「雲落」當成一個人來寫。「『雲落』雖然是一個縣城的名字，但裏面有很

多關於風物的描寫，春天開什麼花、有什麼樣的小動物會從田野中跑出來、人們吃着怎樣的食物、到了什麼節日會吃怎樣的飯，這些在書中都有很詳細的描寫。」

作家的創作靈感源於生活，而縣城是張楚生活多年的地方。「我從小生活在縣城，大學畢業後考了公務員，在國稅局上了18年的班，對縣城的生活觸感很深。」在張楚看來，縣城屬於城市文明與鄉土文明的交叉地。「一方面，它有農業文明的烙印，同時也有工業文明的印記，所以我覺得了解了縣城，其實就是了解了中國。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，這幾十年縣城的發展簡史也是中國發展的縮影。」

縣城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成為張楚創作的靈感源泉。「在老家生活的這麼多年，我認識了很多朋友，也聽到了很多道聽途說的故事，有一些是非常出乎我

們意料的故事，我會將這些故事進行搜集整理。」創作主人公在縣城集資的事件時，張楚展現了對生活的洞察：「十幾年前，縣城集資暴雷的事情特別多。縣城裏的商人會找農民集資，告訴農民我給的利息會比銀行高，商人用農民的錢來進行投資或者進行再生產，然後就會給農民高於銀行的利息。但是後來因為一些原因，可能是自己經營不善或是一些事情的影響，商人自己破產了。當時就有這樣的情況，新聞也特別多，我們縣城也有這樣的事情。我生活中遇到什麼，我覺得它可能跟這個時代有關係，可能會成為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的註腳，就會把它記下來。」

如今，張楚也離開了縣城來到城市生活，縣城傳統的人際關係令他印象深刻。張楚表示，「在縣城裏鄰里互助，親戚之間的交往極其密切，誰家有紅白喜事，所有人都會去。我是比較認可這種關係，城市裏面會有它自己的這種文明的範式，但我覺得我更喜歡縣城或是農村的人際關係，很有人情味。」



香港書展名作家訪談①

講座活動，並以「中國北方的縣城故事——談小說《雲落》」為題與香港讀者分享首部長篇小說《雲落》的創作故事。《雲落》以虛構的北方小城「雲落」為背景，透過女主角萬櫻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少女到中年的成長史，編織出時代變革下小人物的悲歡離合。張楚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表示，「《雲落》寫的是生活在縣城裏形形色色的普通人，主要寫了他們的生活，有關愛情、友情和商戰。」在張楚看來，塑造「雲落」時就像是在寫一個人。「可能有些讀者覺得沒必要這樣寫，但我想要把縣城塑造成一個無形的人，它的品性就是由這些風物、氣候、習俗來決定的。」

日前，作家張楚來港參加書展名作家

大公報記者 顏琨



《雲落》，張楚著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，2024年。



▲《七根孔雀羽毛》，張楚著，上海文藝出版社，2012年。



▲《中年婦女戀愛史》，張楚著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，2018年。

張楚：想把縣城塑造成無形的人

攜首部長篇小說《雲落》來港



作家簡介

張楚，內地「70後」作家，天津市作家協會主席。著有中短篇小說集《櫻桃記》、《七根孔雀羽毛》、《夜是怎樣黑下來的》、《野象小姐》等。作品《良宵》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，《野象小姐》獲得第四屆郁達夫小說獎短篇小說獎。

多年後重遇「萬櫻」原型

熟悉張楚過往作品的讀者對於主人公萬櫻並不陌生。短篇小說《櫻桃記》和中篇小說《剎那記》都以萬櫻為主人公進行創作。張楚表示，「萬櫻的原型是我弟弟的小學同學，長相矮胖、單親家庭，從小被人欺負，但小女孩很倔強，總是一副「混不吝」的樣子，用這種樣子來跟她不喜歡的人和世界對抗。」

令張楚印象深刻的是，萬櫻小時候的一封信。我弟弟跟我說，萬櫻老給《大風車》節目的鞠萍姐姐寫信，不停地寫，後來鞠萍真的給她回了信。她就很高興地和同學們展示，結果同學們說鞠萍怎麼可能給你寫信，這封信是假的，是你自己寫的。然後她特別憤怒，就把手指咬破，寫了一封血書，要和那個說是假信的同學「決鬥」。」

很多年後，張楚又一次在縣城碰到了萬櫻的原型，於是構思出《雲落》的故事。「有一天我去郵政局，在門口又看到了她。她的模樣基本上沒什麼變化，那一年她可能三四十歲了，已經結婚生子了。就看到她穿着一個破的軍大衣，在雪地裏打電話，頭髮亂糟糟，不停在那裏喊。她肯定是遇到了什麼事，我特別感慨，小的時候也見過她，人到中年又見到她，似乎她的境況沒有變得更好。我就想有一天能寫寫她，給她一個美好的結局。」

見證創作成長 提供文化交流機會

「書展講座讓作家接觸更多讀者」

對香港作家而言，無論從圖書發行還是與讀者溝通交流的角度而言，書展都是每年中十分重要的時刻。今次書展，香港作家米哈帶來新書《我似乎開始明白藝術是怎麼一回事》，從讀者到作家，書展一路見證了米哈在創作道路上的成長，對他而言，這裏不僅是圖書交易活躍的市場，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，為創作者提供了直接與讀者見面的機會，也令同行間能夠更多的見面交流。

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（文、圖）

作為香港每年最大型的圖書展銷會，香港書展是香港各大出版社每年出版、發行新書的重要時間節點。為了能讓新書在書展首日順利上架，米哈在今年1月就提前半年完成交稿，確保能萬無一失，趕上書展。

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，米哈提到，書展為作家提供了能夠與讀者直接交流的珍貴機會。他還記得自己第一次在書展簽書收到讀者禮物時的畫面，「還有人帶來過往我寫過專欄的雜誌讓我簽，都是非常感動的時刻。」米哈說，「作者是一個在書桌上埋頭苦幹的工作，但是來到書展你會發現其實我們是在為讀者寫作。」

今次書展米哈攜新書與資深藝術行政茹國烈進行「行走城市，談文化與藝術」對談，二人不僅談城市空間

與文藝創作的互動關係，還探討如何在漫步中閱讀香港的歷史與美學。並結合自身職業生涯，討論創作靈感與書寫命題，現場交流氣氛熱烈。

有助培養年輕人閱讀習慣

「書展每年都讓不同階段的作家有機會做講座。」米哈認為，講座是書展每年吸引民眾入場的重要方式，「很多人像參與娛樂活動一樣參與書展的講座，場場爆滿，很多來聽講座的市民本身可能並不是主講作者的粉絲，這樣就讓作家們能夠有機會觸及到更多的讀者。」

另外，米哈提到，書展也為作家線下交流提供了機會，他說自己亦會去旁聽其他作家的講座，借機和同行見面交流，本屆書展他也有機會與作家劉震雲見面交流。

書展每年都在暑假期間舉辦，現場可見成群結隊的同學仔來參加書展。米哈認為，書展是一個培養青少年閱讀習慣、拓寬閱讀人群的重要方式，

「我經常見到很多年輕人，還有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來書展。」他說，培養年輕人的閱讀習慣是城市文化塑造的重要途徑。

冀文創消費導向買書閱讀

相較於一些主要功能為展示和版權交易的書展，香港書展當前仍是一個強有力的實體書市場。米哈表示：「香港依舊是一個很注重實體的城市，我們的網購文化相較而言慣性沒有那麼強。香港書展的市民參與度很高，就好像世界盃期間許多人突然看球，書展也讓很多市民參與進來，讓文藝不再只是少數人的事情。」

對於近年書展呈現出越來越多的文創周邊商品，米哈認為這些有利於吸引民眾圍繞閱讀產生多元消費，但作為「老派人」，他亦希望書籍始終能作為展會主流，文創僅作為配套，希望文創消費最終能導向買書閱讀。

作為擁有不少粵港澳大灣區讀者的青年作家，米哈提到會看到有許多來自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讀者專程赴港逛書展，亦會與自己溝通交流。他說，自己一些書籍僅在香港發行，尚無內地簡體版，一些內地讀者為了先睹為快也會專程來到書展購買書籍，「我覺得這帶動了兩地的交流，有些內地或者澳門的讀者在書展買完書之後，有可能會邀請香港作家去內地或者澳門交流，這些情況都經常出現。」



▲米哈表示書展對香港作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平台。

▶米哈新書《我似乎開始明白藝術是怎麼一回事》。